

无产阶级世界观和 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

貴州人民出版社

无产阶级世界观和 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

曹 明 人 著 曹 明 编

无产阶级世界观和 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

(内部发行)

貴州人民出版社

1959年12月·貴陽

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貴州省新华书店发行
印 数：1—305,140册
定 价：一 角 三 分

目 录

- 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陈伯达 (1)
- 又红又专的问题是世界观的问题……胡 绳 (13)
- 社会主义革命与无产阶级世界观……边干学 (24)
- 为什么世界观的斗争是当前思想斗争中
最突出的问题……施东向 (38)
- 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李曼村 (49)

无产階級世界觀和 資产階級世界觀的斗爭

陈 伯 达

我們全党現在正在进行反对右傾机会主义的斗爭。就思想意識上說来，这场斗爭，是无产階級世界觀和資产階級世界觀的斗爭。

在党的总路綫的旗帜下出現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把我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全国人民都为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而欢欣鼓舞。为什么这时候在我們党内却有少数人打起了反对党的总路綫、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的旗子，站在同党和人民相对立的地位呢？

我們必須从階級斗爭的現象来看待这个問題。

馬克思列寧主义向来告訴我們，无产階級专政并不是階級斗爭的終結，而是階級斗爭在另一种形式下的繼續。只要資本主义制度在世界上还没有完全灭亡，只要階級还没有完全消灭，只要資产階級思想影响还存在，那末，就还会有階級斗爭。資产階級不但要采取各种办法反抗社会主义革命，

而且要采取各种办法破坏社会主义建设。资产阶级反抗社会主义的斗争，不能不影响我们党内的一些不坚定分子。党内有些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顽强地保存资产阶级意识的人，在阶级斗争表现尖锐的某种时机，就往往要从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分来进行反对党的路线的活动。这次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活动，不是别的，正是反映了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的反抗。

现在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有不少是在民主革命中带着资产阶级要求加入党的。他们实际上是党内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他们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同路人。就是说，他们虽然在组织上已经入党很久，但在思想上还没有入党。他们虽然在口头上也带着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但总是同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在实际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当然，我们党内有很多人在参加党以前，也抱着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在参加党的时候，也还带着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意识，有的很浓厚，有的少一点。但是其中大多数在革命的斗争中，愿意接受党的改造，抛弃了他们原有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接受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就不是这样，他们一直没有接受改造，还是用他们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来对抗无产阶级世界观。

每个共产党员，不管他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怎样，加入党的第一条，就是要接受党的纲领，包括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可是，就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来说，他们有没有接受党的纲领呢？由于他们没有抛弃自己原

有的資產階級世界觀，所以，他們就不能接受黨的**最高綱領**，不能接受**無產階級專政的綱領**；即使對於黨的**最低綱領**，也只能接受那些合乎資產階級革命家所需要的部分，而不能全部接受。在實際上，他們有自己的一套從資產階級世界觀出發的**資產階級綱領**。

右傾機會主義者提出的同黨的**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相對抗的綱領，說來說去，不外兩條：第一條，**反對黨的領導**；第二條，**反對群眾運動**。反對黨的領導，反對黨的政治掛帥，就是否認**無產階級的領導**，否認**革命專政**，否認**無產階級專政**。對於**群眾運動**，他們中間有些人在民主革命時期就曾經**驚惶失措**，經常給**群眾運動**潑冷水；現在，他們對於**社會主義的群眾運動**，特別是對於我們的**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更加表現**驚惶失措**，以致不惜進行種種的**攻擊和污蔑**。反對黨的領導，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就不可能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反對黨的領導和**群眾運動**相結合，就不能夠充分發揚**人民群眾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和首創精神**，就不能夠**高速度地發展我們的社會主義經濟**。所以，實質正是這樣：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活動，是在**滅亡中的資產階級**向我們欣欣向榮的**社會主義事業**，進行的一種**絕望的進攻**。

不論在民主革命階段或在社會主義革命階段，**馬克思主義者**總是把黨的綱領問題集中到根本的一點，即集中到**政權**的問題，而政權問題就是**階級專政**的問題。正如毛澤東同志指出的，在民主革命階段，**中國共產黨綱領的集中點**，是**無產階級領導的幾個革命階級的專政**；在社會主義革命階段，

中国共产党綱領的集中点，是以人民民主专政为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我們的民主革命的专政和无产阶级革命的专政，都是要通过无产阶级政党即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的。这些是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綱領。

在我国，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的进攻，他們进攻的矛头集中在党的领导上。国际間的现代修正主义者也說什么“无产阶级专政制度是‘无党制度’”。他們的目的都是要取消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从而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取消社会主义事业。右倾机会主义者在反对党的领导这一点上同资产阶级右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是一样的。

右倾机会主义者說，他們并不是不要无产阶级专政、不要社会主义，他們只是不喜欢加强党的领导而已。但是，每一个真正的馬克思主义者都知道，各种政党是各种不同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者。任何阶级都是要通过自己的政党和領袖实行自己阶级的专政，无产阶级也是这样。列寧老早駁斥过那种所謂“是党专政，还是阶级专政？是領袖专政，还是群众专政”的荒謬提法。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我們党就一直认为，国民党的“以党治国，一党专政”，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是一小撮极端反动的剥削阶级对于全体人民的专政。我們党从来把推翻国民党的“以党治国，一党专政”，同推翻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政，当做一件事，而不是当做两件事。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馬克思主义者认为我們的革命，就是要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統治，推翻国民党的“一党专

政”，就是要代之以无产階級为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代之以无产階級专政，这就是全体人民，我国絕大多数人，在无产階級领导下对于少数剝削者，对于极少数人的专政。这种革命专政，必須通过无产階級政党的领导即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不通过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胜利的无产階級专政。无产階級专政不是别的，就是共产党担负国家的领导权。我們怎么能够把党的领导同階級的专政分开呢？沒有共产党的领导，沒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階級专政，我国人民怎样能够推翻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資本主义的統治，而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呢？又怎样能够再进一步地推翻資本主义制度，而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呢？又怎样能够建設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领导人民創造幸福生活，开辟将来共产主义的新天地呢？否認共产党对于革命和革命专政的领导，也就是否認无产階級专政，否認社会主义，否認人民的一切，这一个道理是很清楚的。

在一九五七年，有些资产階級右派分子曾經举起什么“自由”啊，“平等”啊，“博爱”啊这些旗子来反对社会主义。我們党内有些右傾机会主义者也很欣赏“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他們生活在二十世紀的革命的中国，而思想却留在十八世紀的法国。他們信奉的是法国资产階級革命时代的所謂“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认为民主革命要实现的是这种口号，社会主义要实现的也是这种口号。这是完全不懂得什么是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而且对于各国革命

的历史 也完全无知。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所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实质是什么呢？难道这些口号的实质不就是为了追求资产阶级本身的利益吗？不是为了保护和扩大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吗？资产阶级当时提出这些口号，一方面是为了反对封建贵族的特权，而另一方面，正是要求自己在劳动人民面前享有绝对的统治权。资产阶级的所谓自由，实质上不过是要求有剥削雇佣劳动的自由，有做买卖的自由，有掠夺殖民地的自由；而在另一方面来说，就是劳动者只有被剥削的自由，就是殖民地人民只有被掠夺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所谓平等，在实质上，不过是要求买卖的平等，要求他们有剥削雇佣劳动的平等；而对劳动人民来说，他们只有在被剥削这一点上是平等的。资产阶级的所谓博爱，在实质上，不过是要把他们剥削的触角能够无限制地伸张到一切他们可能达到的地方，要求尽量地扩大他们的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而对于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来说，则是要求他们向资产阶级的剥削感恩戴德。

马克思说过：“劳动力的榨取者，在还有一块筋肉，一根脉管，一滴血可以榨取的限度内，是决不会放手的。”^①难道资产阶级所谓“自由、平等、博爱”这些口号的实质不就是这样吗？

马克思主义者向来承认“自由、平等、博爱”这些口号在法国资产阶级领导革命的时候，具有反封建的进步意义，但是，又不断地指出了这些口号的极大欺骗性。马克思主义

者不但不会把这些口号列入社会主义綱領，而且也不把它们列入民主革命的綱領。布尔什維克在俄国民主革命阶段的綱領即最低綱領是：推翻沙皇制度，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沒收地主土地，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大家知道，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綱領是：推翻帝国主义統治，推翻封建制度，沒收官僚資本，建立以无产階級为领导的几个革命階級联合专政的共和国，等等。总之，不論是在俄国或中国的民主革命阶段，馬克思主义政党都沒有把“自由、平等、博爱”这些口号作为綱領。并且，不只中国和俄国，凡是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的国家，只要那里有馬克思主义政党，他們也都不会把这些口号当作綱領，而总是把那种合乎本国人民群众要求的具体斗争目标当作綱領，把人民夺取政权的问题当作綱領。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当然更不能把“自由、平等、博爱”这样的口号当作綱領。列宁在“无产階級专政时代的經濟和政治”中曾說：“搬弄关于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笼統詞句，实际上等于盲目背誦那些反映着商品生产关系的概念。用这些笼統詞句来解决无产階級专政的具体任务，就无异完完全全轉到资产階級的理論和原則立場上去。”②

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已經基本完成，但是，有一部分资产階級分子还一直留恋着他們那种所謂“自由企业”、“自由經營”，农村一小部分富裕农民也仍然留恋着过去那种可以雇工、可以做投机买卖的“自由”。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对于这些资产階級分子和富裕农民的感情和想法很欣賞，并且往往

成为他們在党內的集中代言人。当着党的总路綫、大跃进、人民公社取得了伟大胜利，显然注定了資本主义經濟制度和个体經濟制度要最后灭亡的时候，右傾机会主义分子用资产阶级的“自由”观来反对社会主义，他們代表了誰的利益是很明显的。

平等的概念也是一样。恩格斯說得好，“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真实內容，都归结为废除阶级的要求。任何超越于这点之外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謬。”④我們的一些右傾机会主义分子所說的平等，在实际上也就是资产阶级所說的平等，他們所要求的，也就是富人和穷人平等，剝削阶级和被剝削阶级平等。这种說法历来是资产阶级为着保留他們的剝削制度和他們的特权，而对于群众的欺騙。

馬克思早已駁斥过許多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企图利用“阶级平等化”的口号来減弱和掩飾阶级的对立。当他同巴枯宁斗争的时候，曾經指出：照字义了解起来，阶级平等化就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这样固执地宣传的“資本与劳动的調和”。④十月革命以后，列宁不断地拆穿了那些资产阶级代表人和叛徒們用自由平等的口号欺騙人民的伎倆。他說：“工人和农民作为劳动者是平等的，但饱腹的粮食投机者和挨餓的劳动者是不平等的。”⑤在駁斥叛徒考茨基那一套“平等”胡說的时候，列宁这样指出，“剝削者不能同被剝削者平等。这个真理考茨基很不喜欢，但它是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內容。另一个真理是：在一个阶级剝削另一个阶级的可能性沒有完全消灭以前，决不能有真正的事实

上的平等。”⑥

在地主資產階級統治的社會里，統治階級絕不會給被壓迫的人民以平等；被壓迫的人民的任務是要推翻剝削階級的統治，而不是要求什麼“階級的平等”。在以無產階級為首的人民大眾經過革命取得政權而反動階級成為專政的對象以後，在已經成為國家主人的人民大眾和已經被打倒的反動階級之間，當然也不會有什麼平等。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是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建設社會主義，徹底消滅階級，也不是要求什麼“階級的平等”。在這時候，要求“階級平等”不過是那種不甘心於滅亡的剝削階級的一種叫囂。資產階級右派發出了這種叫囂來向社會主義進攻，而右傾機會主義者則在黨內響應這種叫囂。

即使在階級消滅以後，在社會主義完全實現以後，要完全消除任何不平等，也是不可能的，這種提法也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恩格斯說得好：“‘消除一切社會的和政治的不平等’這句用以代替‘消滅一切階級差別’的話，也是很成問題的。在各個國家、省份甚至各個地方之間，在生活條件方面總是要存在某種不平等，這種不平等將來可以減少到最低限度，但永遠不可能完全消除。……把社會主義社會當作平等樂園的觀點是個與‘自由、平等、博愛’這一舊口號有聯系的片面的法國觀點，——這個觀點作為一定的發展階段在當時當地會是正當的，但是現在這個觀念則象以前社會主義學派的一切片面性一樣應當克服下去，因為它只能引起混亂，並且因為現在已經有了闡述這個問題的更精確的方法。”⑦

右傾机会主义者滿腦子堆了那些資產階級的观念，他們在我們的隊伍里面，实际上是以資產階級革命家的身份进行活动，而不是以无產階級革命家的身份进行活动，不是以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进行活动。他們虽然是黨員；但是，由于他們的資產階級世界观同无產階級世界观是对立的，由于他們懷抱着資產階級个人主义，在平常的时候，他們总要鬧別扭，常常不遵守党的紀律，不照顧党的團結和大局，而一遇到大的緊急关头，一遇到什么風吹草动，他們就要起来公开反对党的正确領導。

現在的一些右傾机会主义者，他們和党从来就存在着原則的分歧。在民主革命时期，这种分歧主要地表现在革命方法上。但是，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問題已經不是革命方法上的分歧，而是要不要革命的分歧；在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以后，是还要不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分歧。毛澤东同志和党中央坚定地領導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而相反，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却在实际上要使資本主义制度复辟，要为資本主义制度复辟开辟道路。

当一九五七年資產階級右派向我們进行猖狂进攻的时候，毛澤东同志这样指出过：“修正主义，或者右傾机会主义，是一种資產階級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馬克思主义，他們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們所攻击的正是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們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論和辯証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領導，反对或者企

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⑤毛泽东同志这个指示说明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什么右倾机会主义是我们党内的主要危险，为什么我们必须对于右倾机会主义者进行严肃的不调和的斗争。

这次我们全党正在进行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是一次意义重大的斗争，它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命运，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的命运，因此，必须认真进行。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首先必须把这次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进行得彻底。一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应该在离开党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他们该是到猛回头的时候了。认真接受毛泽东同志和党的教导，接受同志们的帮助，彻底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回到党的总路线上来，这是他们的出路。而一切共产党员在这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在这场保卫党的总路线的斗争中，也要下决心进一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进一步提高自己。我们的革命是不间断的，我们的思想革命更不应当停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世界观，这是我们经常的任务。

註：①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54頁。

②“列寧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6頁。

③羅格斯：“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09—110頁。

- ①見馬克思：“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致國際社會主義民主同盟中央常務局信”（1869年3月9日）。
- ②列寧：“在全俄社會教育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列寧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28頁。
- ③列寧：“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寧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34頁。
- ④恩格斯：“致倍爾的信”，1875年。“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四卷集第2卷，莫斯科外文出版社1955年版，第40—41頁。
- ⑤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9—30頁。

（原載“紅旗”1959年第22期）